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清風閣 第十回 孝姑自縊 大理相救

詩曰： 世間時運強不來，誰知今日有此災。
意欲一命歸陰去，父女相逢不忍懷。

話說孫小繼見眾位老爹去了，他才趴出來，說：「我魂都不得了！」有兩位廚子聽見了，說：「此是新聞，兒子招娘，我們倒未曾聽見過，這不是個畜牲事麼？」罵了一聲，走到廚下，把刀一拿，他開了大門走了。奶奶隨即叫小繼：「把門拴了。我們此刻來點了香煙，把氈條拿了來。」奶奶望大爺說：「你先來磕個和合頭。我代你說句吉利話，我同你同偕到老，百年和合，夫唱婦隨，百子千孫。」奶奶又叫：「大爺，我同你拜天地。」又拿氈條到祖先面前拜過，又拜家神、土地。大爺說：「奶奶，不用拜菩薩吧，至菩薩看見我們做的事不在禮，不依起來，不如歇了吧。」奶奶叫大爺把鏢子燒了，又拜了一拜，奶奶叫聲：「老爹，你見諒些！我今日有良心，燒張紙你，你放安穩些，我逢時遇節還燒個包子；你若不安穩作鬧，我把你牌位拿把刀劈碎，朝毛屎裡一丟。」奶奶叫：「小繼，到房裡來，我們吃個交杯盞。」大爺說：「奶奶，不用吃罷。今日是斷頭酒，不是交杯酒，歇歇罷。」

再講有一位燒火的廚子在那塊打睡，醒了站起來，看見同伙的都去了，菜都還在塊，他不知是何道理。站起來擦擦眼，到了外面，看見新娘子不醜，叫聲：「奶奶，恭喜奶奶七子八婿，五男二女，百子千孫，萬代富貴。」此刻奶奶歡喜無窮，今日一天也沒有一個人說句好話。奶奶此刻買了一個脫市，他又賣了個脫市。奶奶見這位師父和氣，賞了銀子，兩碗菜，還有棒兒香。奶奶叫他：「回去罷，改一天來收傢伙。」奶奶令大爺收拾燈火，於是二人進房，拴上房門安歇。

再講孝姑娘見晚娘做下沒廉恥事，在房中罵了聲：「該死的賊呀！你不念往日恩德如山，反恩將仇報！」放聲大哭。奶奶在房聽見，說：「驢拇，你陰毒我，我們已坐過富貴了，已三更，諸事不忌憚了！」奶奶叫：「大爺，你不要攔我，我上去打他個半死！」奶奶拿了鞋子，取了一個紅棒頭，開了房門，走到對過房中。把門一推，直奔牀前，把被一揭，奶奶氣得渾身發抖，舉起棒捶打了數十下，打得姑娘哭哭啼啼，週身青腫。

奶奶復又卡住姑娘嗓子，意思不要他哭，可慘連氣都呻不出。

大爺見強氏打姑娘，打了不則聲，有些發毛起來，連衣服都不穿，連而三的到了對過房來，見姑娘被奶奶卡了連氣都不能呻，眼睛朝上錯，在塊翻白眼。奶奶見大爺來，未曾穿衣裳，凍得渾身冰冷的，奶奶才把姑娘丟下，同大爺進房，代大爺把身溫暖。

再講姑娘悄悄起來奔廚房來，意欲自盡。取了汗巾一條，叫一聲：「爹爹與親娘呀！我在世活著已無人照管，被繼母如此揉搓挨打，倒不如死了罷。千休萬休，不如死休。」把汗巾打了一個圈兒，正要朝裡伸，不期從鍋堂裡一陣陰風刮了出來，見一位老翁，頭戴吏員巾，身穿一件葛布大衫，頸下三股麻繩頭有大頭鉢還大些，鼻內七孔流血，低低哭聲，叫了一聲：「親兒呀！你小小年紀，如何尋此短見？為父的海大冤仇要你報！後來清官到任，自有應驗。」孫老爹吩咐姑娘說：「我兒，我要去了！」一陣陰風仍歸井內。孝姑娘見老爹去了，走到鍋堂裡面一摸，摸了一手鍋煙灰。姑娘歎息，疑思半會回房，低低聲音叫了一聲：「小繼呀，我沒時來便罷，若有時來，替爹爹報仇泄恨！」大爺聽見：「奶奶，你不要開心了！孝妹妹那邊說要替爹爹報仇！」奶奶說：「不妨！有我，你放心。」

再講次日，十一位老爹內有一位湯老爹，氣得過不得，要約眾人與小繼評理。眾人說：「我等今日亦有事，留這個畜生吧，我等何必與他為冤作對，做甚麼事？」湯老爹見眾人不肯行，他亦自己回來。看見媳婦抱著孫子，叫了一聲：「你老人家修修孫子罷！」老爹見媳婦與他說叫修修孫子，也就把小繼評理付之度外。

再講小繼見外人評論又在情理，他已不敢到司房裡去，天天躲在家內。那一天，奶奶說：「你到外頭走走！」「奶奶，我如今沒臉見人。」奶奶說：「怎麼不能見人的？難道男人家不娶親的，女人家不嫁的？這都是古之常理，男大當婚，女大須嫁！」奶奶總是一派忘其綱常，不知恥辱之話，逼著大爺，數次催他出去走走。大爺被逼不過，只得出來。到了街上，看見了一眾娃娃喊了一聲：「你們來看呀！兒子招娘的就是他！」

眾娃子以為新聞，拴著他到了那一頭。大爺此刻臉上真正無趣，一走走到了太平園門口，意欲數幾十文買盤肝腸躲娃子，不意開店看見，「我這肝腸不賣畜生吃，你去吧！」大爺無趣，走米店內，要看看米色，不防外面有一位老爹大喝一聲：「該死的畜生！餓死的這個畜生，快些去吧！若走遲了，叫人打你孤拐！」小繼垂頭喪氣，一直家來，不言不語。從此之後，足不出戶，坐了十幾天。

那一天悶急了，到了街上，有一個人看見了孫大爺，把他邀到了一個僻靜麵館說：「大爺，我如今手中拮據，要同大爺借幾兩銀子用用。」大爺此刻無奈，應說：「九五扣，三分錢。」

當時立券，次日交銀。

再說小繼回來，看奶奶梳妝。奶奶一天三樣梳妝：早起巧梳妝，中上慢梳妝，晚上懶梳妝。到了次日，奶奶吃了中飯，到了房中勻勻臉，搽搽粉。小繼此刻不在家，他奔門首，瞧瞧來來往往的人滔滔不斷，他吸了一根煙袋，一者他守著大爺，二者站門子開開心。

正看之時，那遠遠來了一位賣花的婆子，年紀五旬限外，花花白頭髮，挽了一個髻，他身上穿了一件元色衫子，古銅色裙子，手中拎了一個花提盒走了過去。強氏看見，喊了一聲：「張媽媽！」他那嬌滴滴的聲音，尖甜脆美。張媽媽聽見：「一位奶奶，原來是你。奶奶呀，我老拙無能了！」張媽媽叫了聲：「奶奶，你家姓甚麼？」

「我家姓孫。」

「老爹可在家麼？」

「我家老爹去世了。」

「得何病症？」

「是瘋病。」

「幾時死的？」

「六月初三日不在的。」媽媽看見奶奶週身豔服，說：「奶奶，難道改了節麼？」他心內說，六月死丈夫，如今倒改了節了！媽媽說：「改節的好，守節的不好。我家老伴兒去了，丟下我來，我到半夜三更想起那件事兒，連蓆子都抓破了。」

奶奶說：「我是做嫁招夫，很好！」「喜歡做嫁招夫？」「我單歡喜做嫁招夫！」奶奶說：「進來，我有要緊的話與你商量。」

媽媽到姑娘面前叫了一聲，奶奶說：「不用叫他！他如今變了。」把媽媽邀到房中，將上若下都告訴他。叫了一聲：「媽媽，你代我家孝子做一個媒。」媽媽說：「做那一等人家，奶奶？」「孝子如今變了，與我成了仇了！」奶奶出去，取了四個黑漆盤子，裝了四樣東西進來，不過一般栗子雲片糕，一盤棗子，一盤老豆，老豆腐乾子。倒了茶，擺在桌上，叫媽媽坐坐吃茶。奶奶此刻又取出銀子，五兩一個大錠。

「媽媽，我把這銀子送與你，買你的心。」

媽媽說：「奶奶，你還是買我老媽子一半好心，一半壞心？」

「我買你一半好心，一半壞心！」

奶奶說：「你不過代姑娘做媒。」

「我就有一位汪翰林家，大爺、太太、姑娘、公子，去年把我帶到徽州去游黃山，我連黃山腳下都玩到了。我同他們回來，他家太太說，我家公子，有位先生代他算命，說快進學了，又快中舉了，又快中進士了，又快點翰林了，又快做官了。奶奶，此家可以相宜麼？」奶奶說：「媽媽，我本當把孝子一定把個有錢的人家，熱熱鬧鬧。他如今冷了我的心了，你代我尋一個上無片瓦，下無立錐，開口就罵，舉手就打，行兇撒潑無賴之徒。」

「奶奶呀！世上四隻腳蛤蟆多，三隻腳的蟾也不少。」

「媽媽，我也不論他疤麻、破綻、癩腿、瞎眼。我一不要人出眾，二不要衣服鮮明，三不要行財下禮，四不要有錢有勢，五不要來往上門，六不要擇選門第，七不要家中興旺，八不要下役陳行，九要打降扛喪，十要酗酒撒潑。」張媽媽聽了有氣了，奈因銀子白滑滑的回不過，只得答應。他把那四盤茶食一包，捨了提盒去了。到了門首，奶奶說：「過兩天來討信。」

於是到了街上。張媽媽慢吞吞走到門首，自己說：「尋錢不費力，費力不尋錢。今日晚了，我媽媽說了多少鬼話，大錠騙到腰裡了。」

正走之間，只見吊橋上來了一位，口裡喊著：「九月重陽十月朝，光棍腿上起皮硝。」頭戴一頂開花帽，身穿一件破棉襖。手提著青竹梢，腳踏著亂稻草。吃得醉熏，蹣跚踉蹌走到張媽媽面前。他喊了一聲：「張媽媽，今日沒局了，鴨子找不著了。今找到你了，打一斤燒酒我喝吧！」張媽媽叫一聲：「五老爹，我今日也不曾發利市，你饒我罷！」五爺說：「開弓沒有回頭箭，一定今日要燒酒喝。」五爺攔阻不放張媽媽走，可惜此刻，媽媽連眼淚都急下來。叫一聲：「五老爹，我腰內沒有帶錢，五老爹同我家去，打酒與你喝吧！」五爺跟著張媽媽，轉彎抹角到了門首。取了鑰匙，把門開了。先把提盒一放，走到房中把銀子收好，然後出來叫：「五老爹，看看門，我去打酒去！」不好，去了他把我香爐燭台偷去，我沒處去控他。

也罷！我央鄰居：「大小夥，你去罷！」媽媽喊了聲。王奶奶站在門口喊了一聲：「大小夥，你家乾媽媽喊你！」不期兩位小大爺在街上，用蘆柴裹了錫箔子在塊唱戲玩，你嗆嚨對嗆嚨，耐鼻子、眉毛、眼睛、耳朵、嘴。他聽見他媽媽喊他，他二人家來。洗了手，到張媽媽家說：「乾媽媽打酒？」於是老人家數錢與大小夥打酒，回來代皮五爺說親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